



阿拉伯少年惊险小说

恐怖的城堡

〔埃及〕 马罕茂德·萨里姆 著
高 彦 德 译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成都

封面设计
插图

雷贞恕

恐怖的城市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 $2\frac{2}{3}$ 插页1 字数40千
1981年2月第1版 198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96,000册

书号：R10247·3

定价：0.20元

译 者 的 话

阿拉伯国家东起阿拉伯湾，西濒大西洋，北接突尼斯山和地中海，南至印度洋和中非，在这块土地上，阿拉伯人生活了几千年。现在，阿拉伯国家有埃及、叙利亚、索马里等二十二国。由于它是亚、欧、非三大洲交通枢纽和西亚阿拉伯国家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缘故，阿拉伯国家便成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激烈争夺的对象。侵略者的争夺与霸占，给阿拉伯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阿拉伯人民为反对霸权主义、帝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形形色色的破坏活动，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阿拉伯当代文学中，有不少是反映这一斗争的。

马罕茂德·萨里姆和胡达·舍拉高维两位埃及作家就多以这一内容写多种适合青少年阅读的惊险小说，并以此著称。萨里姆最有名的系列惊险小说《十三个小魔鬼》，共五十多本。我们从中选译介绍了《偷太阳的人》、《恐怖的城堡》、《北极贼》、《夜半火车》、《水獭的秘密》五本。舍拉高维以各种“秘密”命名的中篇

小说，我们译介了《珊瑚岛的秘密》一本。这套阿拉伯惊险小说选反映了阿拉伯各国年轻人为保卫国家民族的利益，维护正义与和平，同帝国主义间谍、特务、阴谋家和强盗所进行的斗争。故事曲折，情节紧张，充满悬念，引人入胜。这些书畅销阿拉伯各国，受到青少年欢迎。译介这些作品，愿能对开阔我国青少年的眼界及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勇敢团结精神有所补益。

电话铃声在卧室里急促地响了起来。室外，大雨滂沱，密集的雨点敲打着窗户上的玻璃，发出劈劈叭叭的单调声响，在这寒冷而寂静的初冬长夜里，显得特别突出。已经是凌晨三点多钟了，艾哈迈德和欧斯曼仍裹在厚厚的被子里睡得十分香甜。

电话铃第四次响了，艾哈迈德睁开眼睛，睡眼朦胧地瞅了瞅手腕上的夜光表，然后伸手拿起话筒。

一听见电话里的声音，他腾地一下坐起来，睡意顿时全被赶跑了。话筒里传来“零号”低沉的声音：

“为什么迟迟不接电话？”

“十分抱歉，外面正在下雨，窗户上的响声太大，所以没听见铃声。”

“一项紧急任务。”

“我们时刻准备着。”

“零号”用严肃的语调一字一字地说：“现在有一个人，他的生命安全对我们来说十分重要，尽管迄今尚未肯定他是敌人还是朋友。”

艾哈迈德问：“他在哪儿？”

“在努尔蒙达旅馆，你知道这家旅馆吗？”

艾哈迈德说，“我记得它是靠近海边的。”

“正是。”“零号”说，“你立即与欧斯曼一同前往，务必在下半夜守护在他身边。注意提高警惕！”

艾哈迈德问：“他认识我们吗？”

“零号”答道：“你们敲一下门，然后说：‘肉饼里没放葱。’他就会给你们开门的。注意！不能让任何人发现你们的行动。”

“他叫什么名字？房号呢？”

“他叫马鲁夫·穆巴莱克，住在三层38号房间。那里还有一位名叫撒米哈的保安人员负责保护马鲁夫。他也知道这一暗语，望你们与他合作。”

艾哈迈德接着问：“马鲁夫面临什么样的威胁？”

“绑架或暗杀。”

艾哈迈德立即说：“我们马上出发！”

“零号”说：“半小时后，我与你们电话联系。”

艾哈迈德撂下话筒，欧斯曼已经从睡梦中惊醒，听到了谈话的最后几句。两个年轻人走下床，急忙穿好衣服——一件皮夹克、一条厚布裤子和一双高筒靴。

他们匆匆下楼后，径直向车库跑去。外面寒风凛冽，大雨如注。他们跳上汽车，便冲出了住宅的院门。

凌晨的贝鲁特大街，显得十分空旷，汽车飞一般地行驶在光滑的路面上，溅起一股股雨水。艾哈迈德一面谨慎地掌握着方向盘，一面向欧斯曼叙述着他们此行肩负的任务。欧斯曼把手插进衣袋里，紧紧抓住他的橡皮球，对于我们这位臂膀强壮的苏丹小青年来说，这只实心橡皮球是一件令人生畏的武器。他一扬手，可以把球抛出二十米远，不偏不斜正中敌人的脑袋，敌人还来不及发出声音就击倒在地上了。

红色比赛车飞速驶过贝鲁特的街道，驶进沉睡中的城市近郊，努尔蒙达旅馆已经遥遥在望了。为了不被人发觉，艾哈迈德在远远的一个角落里停下汽车，两个小青年从车上跳下来，

一直顺大街跑到旅馆门口，往里一瞅，接待大厅里静悄悄的，一个服务员躺在沙发上睡着了。传达室里，一个工作人员正背对门口，好象在聚精会神地读报纸……

艾哈迈德小声说：“好机会，只要他们没发觉，咱俩就径直上楼！”

两个伙伴悄悄地跑到电梯上，幸好谁也没注意到他们。艾哈迈德按动了电钮“3”，电梯开动了，不一会儿便在三层停下来。两个小青年走出电梯，来到38号房间门口。

艾哈迈德轻轻叩了一下门，门没开，他接着又使劲敲了几下，几分钟过去了，仍不见里面有人开门。

欧斯曼问：“你没记错房号吧？”

“当然没有。三层38号房间。不会错的。”艾哈迈德的口气十分肯定。

艾哈迈德接着说：“咱们不能再使劲敲了，否则，深更半夜敲门，时间长了会被人发觉的。”

“我们回去？”

“不，我来把门打开。”艾哈迈德一面回答，一面把手伸进裤兜，掏出一把亮闪闪的钥匙。他把钥匙插进锁眼里，左右晃动了几秒钟，随着咔

嗒一下清脆的金属撞击声，门开了。两个人闪进屋里，回手关上了房门。

房间里亮着灯，可是不见“零号”指令他们前来保护的那位名叫马鲁夫的人。他俩刚刚站定，顿时，从浴室门口扑面吹来一股冷嗖嗖的寒风。艾哈迈德走进浴室，里面同样开着灯，唯一的一扇窗户敞开着，冷风夹着雨水从窗口灌进来。这里也没有马鲁夫的踪影。

艾哈迈德从窗口探出头，向大街上望去，倾盆大雨仍然没有停息。空旷冷落的街道上没有一个人影。只有那一排街灯，从茫茫的雨雾中射出一缕缕淡黄色的光芒。

他回头看了看欧斯曼，说：“很清楚，此人不在房间里，但咱们还是要把房间检查一下，连一厘米的地方也别放掉。”

他们搜遍了整个房间，床底下，衣柜里，各个墙角旮旯都翻遍了，也未瞧见马鲁夫的影子。

欧斯曼说：“也许他根本没来过这里。”

艾哈迈德象只猎狗一样，伸着鼻子在房间里闻来闻去。然后说：“不，刚才有人来过这个房间，这里面的气味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他是否来过又出去了呢？如果说他是暂时

离去，干嘛不把大开着的窗户关上呢？”欧斯曼好象问艾哈迈德，又好象在问自己。

艾哈迈德说：“这的确是个问号！”

欧斯曼问：“是不是被绑架了？”

“有这种可能，但现在还不能过早地下结论。尤其是这扇大开着的窗子，令人产生种种揣测。”艾哈迈德说。

“下一步怎么办？”

“咱们呆在这儿，等候‘零号’的电话。”

艾哈迈德的话音刚落，“咚咚”，外面有人敲门。欧斯曼急忙躲进衣柜后的角落里，取出橡皮球，准备应付任何不测的局面。艾哈迈德闪到门后，把房门开了大约一厘米的小缝，望外一瞅，门口站着一个人。

“肉饼里没放葱。”那人说。

艾哈迈德打开门，来人走进房间里，灯光下，可以看出他是个高个子，头发修剪得齐齐整整，白白的脸上，长着两只锐利的眼睛。艾哈迈德关上房门，心里反复琢磨：他是马鲁夫呢，还是那位负责保护马鲁夫的保安人员？他决定，让这个陌生人先开口。几秒钟后，来人问：“马鲁夫呢？”

艾哈迈德立即明白了，他不是马鲁夫，便回答说：“我俩刚到不久，没见到他。”

欧斯曼从衣柜后闪了出来，来人瞅了他一眼，问：“他哪儿去了？”

“刚才我们也这样问呢。”欧斯曼说。

“他没留下纸条吗？”

“我们已把整个房间仔细检查过了，什么也没发现。”艾哈迈德回答。

艾哈迈德跟在来人身后走进浴室。高个子站在窗口，向外面眺望着什么。艾哈迈德站在浴室当中，审视着周围的一切东西，突然，他发现浴室左壁上挂着一面镜子，镜面上有一行模模糊糊的字迹。他走上前，刚想看看写的是什么，背后便传来一阵脚步声。他顿时警觉起来，立即弯下腰假装洗手。高个子离开浴室走进房间去了。

艾哈迈德开始仔细地端详镜面上那串模糊不清的字迹。很明显，这些不易察觉的字母是用肥皂写出来的，而写字人当时的动作是慌乱的，手指是抖动的。他细致耐心地打量好一阵，才辨认出这行字迹是“在电影院<99>……”。他沉思片刻，然后用毛巾擦掉字迹，返身走向房间

里。正好，电话铃响了。离电话最近的欧斯曼拿起话筒听了听，是“零号”打来的。他一面听一面回答：

“我们没见到他。”

“不知道！”

“他很可能逃走了。要不，就是被绑架了。”

“是的，保安人员在这里。”

欧斯曼把话筒递给保安人员撒米哈，他同样一边听一边说：

“我不知道。”

“我比他俩晚到几分钟。”

“我估计，马鲁夫很可能从浴室越窗潜逃了。他可以沿墙壁上的水管一直爬到大街上去。我准备派我们的人进行侦察。”

艾哈迈德接过话筒，对“零号”小声说：“希望您在半小时后往我们住宅去个电话。”

艾哈迈德放下话筒，朝欧斯曼使了个眼色，两个小青年走出房间，蹑手蹑脚地下了楼，然后冒雨向汽车跑去。

路上，欧斯曼说：“一次失败的行动。真糟糕！”

艾哈迈德沉思了一会儿，说：“我们的任务

也许没有结束，刚才我在浴室里的镜子上发现了一行用肥皂写下的字母。如果说它包含着某种意义的话，那很可能与失踪的马鲁夫有关系。”

大雨仍旧哗哗下个不停，汽车行驶在海岸大街上，车轮劈开街道上深深的积水，用缓慢的速度前进着，远远望去，宛如在大河中泅渡一样。突然，艾哈迈德发现，从前面大街左侧的一个小巷里钻出一辆汽车，它不顾违反交通规则，迎面向艾哈迈德的汽车直冲而来。艾哈迈德见对方来势凶猛，便紧打方向盘，向街道右侧靠去，同时使劲踩刹车，可是汽车没有停下，甚至连速度也未放慢。艾哈迈德意识到，刹车失灵了。汽车径直向右侧的海岸堤堰冲去，眼看就要冲过堤堰，掉进波浪滔天的地中海里。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艾哈迈德的右脚完全离开了油门，同时把方向盘向反方向打去，汽车象个醉汉一样，摇摇晃晃地摆来摆去，最后，一头撞在堤堰上。

两个小青年急忙跳下汽车，冒着瓢泼大雨站在街心。前面又有汽车驶过来了，当车离他们只有十来米远的时候，欧斯曼想搭个车，便向

迎面驶来的汽车频频地招手。突然，艾哈迈德高声叫道：“卧倒！”

尽管北风怒号，大雨如注，欧斯曼还是听到了艾哈迈德的警告，他立即卧倒在冰冷的雨水里。几乎就在同一时刻，一支机枪从车窗里伸了出来，朝着他们的方向扫来一阵弹雨，路面上溅起一串串水花。等汽车呼啸着跑远了，欧斯曼站起身来，向艾哈迈德走去，发现他站在被撞坏的汽车后面，正凝眸遥望着这辆来历不明的汽车的背影……

艾哈迈德说：“咱们赶快钻进胡同里去，这里不是安全之地！”

欧斯曼擦了擦脸上的雨水，说：“够玄的！”

当两个伙伴回到他们的小卧室的时候，太阳已经从东方升起，大雨过后的贝鲁特上空，弥漫着一层茫茫的烟霭。

两个小青年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干地方，湿透了的长裤上沾满了污泥，雨水珠顺着头发梢一滴一滴地流下来。他们迅速换好衣服，欧斯曼走进厨房，开始做早饭、烧红茶了。这时，电话铃响了，是“零号”打来的。艾哈迈德向他汇报了在努尔蒙达旅馆以及出来之后所发生的一



切，其中当然包括镜面上的字迹，汽车的悲惨命运，还有机关枪扫来的弹雨……

听完“零号”的指示，艾哈迈德跑进厨房对欧斯曼说：“现在把一切都放下吧，咱们要搬家了。‘零号’已把新住宅的地址告诉了我。哈姆、乍碧黛和其他几名伙伴也将搬到那里住。上午九点，‘零号’将向我们作新的指示。”

两个小青年带着一些随身日用品，迅速走出房门。他俩住在这所楼房的五层。当他们走到三楼楼梯的时候，忽然听到一阵急促上楼的脚步声。还没等看清来人，走在前面的艾哈迈德发现，一支手枪已经对准了他的胸口。黑洞洞的枪口后面，一张凶神似的脸冲他喝道：“站住，不许动！”那人话音未落，艾哈迈德飞起一腿，把他手中的枪踢飞了。接着一纵身闪电般地扑了上去。这时，楼梯下面又闪出一个握枪的人，正欲上楼，欧斯曼迅速掏出他的橡皮球，一扬手象扔手榴弹一样掷了过去，不偏不歪正好打在那人的脑门上。扑通一声，那家伙象个草袋一样倒在楼梯口了。此时，艾哈迈德正和第一个来人在楼梯上翻滚厮打，进行着一场拚死的搏斗。欧